

看見

每一次小宇接電話的聲音都是不耐、冷冷的。在FB上的回應也都是2-3個字就句點，不願多談。

面對冷漠的回應，有時也會感到挫折，不想被拒絕。但經過幾次耐心的、快閃的送了餐飲去給小宇後，發現他嘴角出現了一絲絲靦腆的微笑…，態度轉變了…?! 從開始的不太理會，漸漸可多聊一點，不再那麼冷漠。

每次我覺得他快要拒絕時，就鼓勵自己轉變話題與態度再多試一下，就有了一些回應。想想他們成長中的經歷、對人的不信任，確實需要時間慢慢來。只要用心就看得見他們內心的需求！跟小宇聯繫頓時也更放鬆一點了。

可愛的小溫

小溫在惠爾飛 YOUNG！館咖啡屋吧檯區用餐，發現我走路一拐一拐的，關心地問我怎麼了？

我告知是前幾天摔車受傷，小溫反而興奮地說：「『雷殘』喔！我很有經驗！」於是開始分享自己之前的『雷殘』經驗，包含發生經過及處理方式，還有傷口多久才會好…等等，談話過程中我們互相提醒之後要更小心才行。

稍後，社工拿出蛋糕來替小溫慶生，小溫許下的第一個願望是：希望咖啡屋的人都能身體健康、平安！我聽了心裡暖暖的。

雖然小溫是個生活零亂、揮霍無度的少年，但是內心溫暖、善良，很會關心人，真的好可愛！

生日快樂

敏明在安置機構長大。轉介給我們，開始時總是帶著點防備，彷彿我們要來調查她什麼。

中秋節送月餅給她時，她先誇張地表示開心，接著馬上說：其實已經吃膩了！邀請她與月餅合照時，她世故地說：「我懂啦，這要作紀錄嘛！」。

敏明生日前幾天，我們邀她來『惠爾』，準備了一個驚喜的慶生蛋糕，看到蛋糕的剎那，她一臉的不可置信，不停地說：『完全沒想到今天要幫我慶生！』這是難得屬於她一個人的生日蛋糕。敏明開心地吃著蛋糕，主動說要講自己的事，開始分享自己的交友和生活。惠爾的關懷，終於讓敏明感受到了。

小媽媽的願望

阿滿 20 歲的生日當天，我們帶蛋糕和月餅(正好接近中秋)到她家為她慶祝。阿滿告訴我們，昨天她自己搭車去南部探望住在嬰兒之家等待出養，2 個月大的女兒。她高興地說她把長大不少的女兒緊緊抱在懷裡親吻，在女兒面前只敢哭一下下。阿滿是個未婚小媽媽，我們曾幫她到未婚媽媽之家生產並準備孩子出養。唱完生日快樂歌，阿滿許了兩個願望。第一、希望女兒平安健康長大，第二、希望女兒可以找到好人家出養。

我們問阿滿，有沒有想過，讓長大後的女兒看到怎樣的媽媽？阿滿靜默了，瞪大眼睛看著我們猛點頭。這一刻，阿滿好像瞬間長大懂事了。

長期關懷

小偉因過失殺人罪判刑 13 年，已經服刑近 5 年，他在哪裡服刑，我們就到那裡去看他！

這次去看小偉時，典獄長特別約見了我們。典獄長說：『小偉很少有親人探望…但發現 3 年來每半年你們就來探視小偉。很少人會這樣長期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看受刑人。』

我們與典獄長分享了如何認識及陪伴小偉，也分享邊緣青少年服務中心『不放棄、堅持希望』的長期關懷，也表示還會繼續關心。典獄長很感動的表示這樣的陪伴很重要，也會就近多加注意小偉的需求，盡力協助。

傷

我帶著破碎的心，衝到上帝跟前
歇斯底里的狂吼怒罵……
上帝只是靜靜的看著我
我平靜下來後，也冷冷的看著祂，切！！
就在我要轉身離去時
上帝自胸口掏出祂那光芒萬丈的心
差點閃瞎我的眼
靠！！這是怎樣……
想起我那破碎黯淡的心和眼前這顆耀眼的心
平息的怒火頓時高漲
勉強睜眼準備開罵時，卻驚愕的說不出話來……
我看到上帝的心佈滿密密麻麻的傷疤
但，傷疤上卻閃爍著光芒！
上帝揉揉我的頭說：
「每一道傷疤都將蛻變，散發出耀眼的光芒！」

媽媽的心

在機構就認識小雯了。離開機構後，她四處漂泊。心情不好就來電訴苦，想到就來『惠爾』聊聊。過了兩年逍遙放縱的日子，遇到在服役的先生，生了第一胎女兒後，回到媽媽家。有了丈夫、小孩，在園區正常工作，今年又生了老二。我們聽聞就到小雯家，探望正在做月子的的小雯。老二有先天疾病，無法自行吸食，需要鼻胃管進食，還在嬰兒加護病房。每天由媽媽代替小雯去醫院探望。小雯說希望老二能趕快出院回家，平安健康，等到自己滿月後可以趕快回到職場工作賺錢，兩個小孩交給媽媽照顧。問小雯為何急著找工作？小雯說，自己有小

孩後，才知道照顧小孩的辛苦，現在什麼都不重要，只有兩個小孩是自己的寶貝，終於知道媽媽的辛苦。想要多賺些錢，有一天能帶媽媽出國去玩。

小遊民的成長

國中時期的小黑是個小遊民、居無定所、沉默寡言，19歲在贊助友人的群架中因過失殺人而入獄服刑12年。

二年來，我們每隔半年去看他一次，希望多少支持他。這次看見小黑長大了，臉上展現成長的笑容。小黑不斷說著自己在獄中聽獄友說話學習，不懂的就追著人問，什麼是馬克斯、蔣中正、共產黨、資本主義……。一個多小時的會談，滔滔不絕還意猶未盡。

小黑從小學起就無拘束的四處遊蕩，很少去學校，別說知識的學習。如今，他定居『監獄』，如海棉般求知。不知未來的十年會如何，但祈求小黑能在這幾年有些正向的成長。

『惠爾』油畫牆

小君來到『惠爾』，還未坐下，便以非常熟捻的姿態準備油畫的用具，也要了幾項她需要的器材。那是我第一次與她互動，不太有笑容的臉龐和刺青的手臂讓人感到距離。

不久，她主動邀請我一同拿起畫筆。看著她美麗的作品，沒有畫畫天分的我推拖了一下，擔心壞了她的畫，但她一點也不在意地說著：「沒關係、就隨便畫」。或許我的動作太過猶疑，她思考了一下，拿起沾上白色顏料的畫筆，請我在她畫作的藍天上畫雲。我小心翼翼地在她作品中既有的白色顏料上輕輕塗抹時，她突然說：「你看過每天都長一樣的天空嗎？」我被這句話震住，也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過度拘謹。

惠爾的油畫牆是小君發揮與療癒的地方，今天也開啟了我。

終於逃出來了

小慧懷著前任男友的孩子，到南部與一位剛認識的網友會面……。

沒多久，這位英勇的網友愛烏及屋，隱瞞了長輩，娶了小慧，也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婚宴。長輩發現後，指責小慧騙婚，逼小慧離婚，並要求退還婚宴所有花費及聘金。小倆口被逼逃離婆家。日子一天天接近臨盆，面對生活的開銷，小倆口竭盡所能到處借錢。我們極力勸她回來新竹，回到爸爸家，小慧表示縱然面對斷炊及奶粉錢，也堅決不回爸爸家。經我們再三詢問後，小慧才說：『我好不容易逃出來……！』聽了真是心痛。

在過去爸爸家暴的陰影下，小慧吃了多少的苦，有甚麼苦，比家暴更害怕與恐懼的呢??